



熊耳先生文集

正編
自十一至十二

~ 16
3391
6



3391
6
教育研究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一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姬路 勝 桓子帛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祭文

祭藩大夫北溟君文

烏乎君弱冠就列幾五十年國之多事誰任其賢泰
雲公之館赤穗之黨於

熊耳集正編

卷之十一

嵩山房



憲廟時也。大義所歸，其誰斬之？守衛已設，調護且祗。抑何不備，潘沐脯資，淑以乃獻于官。于期卒以重天下，要囚褒焉。則君為監總司矣。高隆公之助貳城之築於元祿中，也。維此丕基萬邦，攸同豈不以堅藩屏於躬。迺計我徒，迺鳩我工，勿亟匪懈，不日告終。乃以力。

國家大役，賞焉。則君為植巡功矣。又高隆公之入為卿士，號令方新，具瞻是屬。則君入告出從，以弼大政乎。匪親弗信，維民孚先，示之以廉介，而閉上下賄賂之路。率之以節儉，而反朝野侈靡之風。斯緩刑罰，薄

祭岨夷秋先生文

嗚乎先生，耿介出俗，卓犖不羈。俊傑自任，志在敢為。士生一世，無能則已。不然，唯其所遇，何是，何否。文時之所右，非擇而取。武時之所偃，非嫌而遠。盛德大業，固其所期。日新富有，我將何辭。故當主盟一出，傷斯文之將喪。繼微言於既絕，綱紀已立。條理初明，稱千歲一時，不期而會。特以首唱而歛血於牛門之壇，親奉其弭令者有幾。又當隣國修聘，選才俊以從。役寄翰墨而宣驕，周旋無避。酬酢如機，謂萬里無人。一往而戲動，以先鳴而飛聲於雞林之都。遐賈其餘勇者。

為誰加之敬待以賢非翅丁牧之於東平則王門之
 賓矜式於道比諸卜商之於西河則侯國之師憲憲
 令德抑抑威儀既已有裕又以不訾不易者才無敵
 者詩鬱乎篇章建瓴以之無長無短愈出愈奇唯毛
 可吹何指非疵敏傷温厚捷犯嶮巖能言之選何必
 在茲理或有然守一不移鸚鵡一日距今千斯豆箕
 七步賞之無衰天之所假固不容私人之相去其又
 奚疑嗚乎先生之於茲技如此而猶有不理亦如此
 則豈不亦難乎免莠言之口於今之時也裕也三十
 無以自立孤陋殆誤于其所習誰為指道勉諭如泣

舍舊謀新其猶可及將而左右挾而出入君子達人
 何然汲汲學誠有在不耕而粒嗚乎自非先生之力
 裕其何以免於捃拾及藩用幣自都而邑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且子在斯無畏朋友十有餘年一琴斗
 酒自謂薄宦於我無負可就而就可久而久東西南
 北何必奔走推諸先容則裕豈敢於叨同列獨謂不
 苟貫之如珠援之如手寧有犯事勿使侮受好至温
 故益又見厚裕也放肆未已動輒執咎岌岌乎危循
 循然誘其憂之也有如父母鹿薄之質士林之朽進
 無所施退無所守實倚彫飾得掩之醜嗚乎其諸獨

知嘗有蒙難報之德於艱步之初耳其亦何計再得
辱不棄之義於追遊之後也願永不垂以承教誨於
終始而溘焉逝矣則何獨為邦國殄瘁而已哉其心
如剖也

祭南郭服先生文

維嶽降神帝主之鄉生若偉人聖世之祥英靈
所育固是非常秀異所鍾寧為之量比功化工合德
陰陽和潤積中發成文章男子有事豈繫一方維東
之國聿來觀光乃富與貴豈不煌煌是獨於我何足
以臧嘗以漆指同諸探湯惟其有之經國之綱牛門

先登屹乎壇場歛血助盟吾道以張豈無結撰以自
頡頏維昔三朝亦以翱翔風無不競美無不揚大巫
一出小巫望洋規則在彼如存如亡夷考自我害低
害昂習之舊矣弊在一匡移風易俗任其誰當高自
標持數仞者牆譽髦斯士無才不將風靡四海訖于
遐荒家棄敝帚人帶圭璋何化之行如此其昌振古
以來蓋所未嘗嗚乎苟使浩蕩之代無棲逸之民乎
乃焉見有巢父許由者出而唐德之益洪又苟使昭
明之世無文章之士乎亦焉見有公旦仲尼者生而
周道之彌隆夫先生之自稱太平之民以居南郭也

左江海右丘壑弄玄珠於赤水伴皓月於白堂脫去
爵祿而不顧蔑視軒冕而不屑閉關掃迹天子不臣
諸侯不友以使我當年未肯讓有唐之化則絕世高
賢之餘烈矣又其親以命世之士而起東方也跨蒼
龍揭大辰吸日月之精彩含滄溟之容光發國華
於一代明人文於百世日新富有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以冷我今日未嘗羨成周之治則千古大聖之遺
風矣宜乎一干顯主謝之以不能用而天下欲請問
政者不敢將幣夙事明師稱之以吾不如而海內欲
毀傷人者絕不置喙也蓋道高者不可屈之以王公

大人之勢而學盛者不可奪之以天口雄辯之利矣
方先生教育為樂四方英才望其風而至者其麗不
億也乃後進從遊為幸一介微命因其德而達者其
感可知矣其寵諸衆中使之得不虞之譽以自厲不
棄者勿論使之得不擇之祿以於親不違者為誰蓋
君子之於人苟有以成者不棄其美仁人之於物苟
有可以藉者不愛之資乎不然何能以其不能飛者
假之羽毛如彼以其不能揚者加之意氣如斯哉性
命隕墜即令有懷萬一之報志於其所受天地覆載
猶何能當莫大之有造於其所施哉所願立道綏動

之年久、而吾黨榮生之無窮、何謂頽壞萎落之日、俄而斯文歎喪之有期、蓋世以人增重、國以道見尊、則殄瘁之悼、豈獨門牆之私哉、嗚乎哀哉、

雜文

武藏一宮氷川明神碑記銘

武藏一宮氷川明神者、即所出于延喜式神名簿、足立郡四社之一、而以素盞鳴尊、大己貴命、奇稻田姬、三神合為一社、祭之者也、以其本社在出雲、氷川上、稱大社、因亦稱武藏一宮氷川明神云、今在郡高鼻郷境内、方五里、宮各一、前一祭、大己貴命、

是為本社、方三間、後二、左祭、素盞鳴尊、右祭、奇稻田姬、是稱奥院、大上宮之謂也、共亦方三間、樂堂一、深三間、廣五間、膳署一、深二間、廣四間、寓社凡一十五多、此不錄其名、祝官各一人、巖井氏者一人、角井氏者二人、凡三戸、別有本地堂者、社僧主之、亦不錄、□□中、神祖營之、至嚴廟時、重修、以列官造之社也、田三百石、亦神祖所附、以供、案盛、永永勿籍者也、恭惟尊當、初自天而降、于出雲、設謀、斫竟、八丘之猛蟲、為民除害、何其智勇、又仁也、而至其拔體、毛化作杉、檜、豫章、及諸木、分植諸國、以為作林、

教之為宮室以防風雨則微尊我其狐狸乎况播
 凡可噉之種莫不遍乎命生荒茫草昧之際水母
 未疑葦牙未披時乃能巡省四方經營天下治泥海
 則以土著陸處夷巖木則可以發蓄種穀及療病之
 方攘災之術凡為生民謀始者莫不至則於開闢之
 業孰於斯為盛也姬因尊一割之力得脫長蛇
 之口遂隨以周旋也當其創業之間寧無裨補之勲
 可見而不見則豈得非史之闕文乎然苟不有德以
 稱焉何以得配神明出神靈以稱神妣是其大者奚
 必以他美為要之三宮同德而一揆孰先孰後凡功

德於民無不以祀况當宇宙未分民事未開鑿空墾
 闢以開國其功孰大焉宜哉仰之齊日月千百世一
 日也社既在出雲則是其原已不知以何故得又在
 此按風土記諸書孝昭帝三年戊辰初祭于茲其
 後聖武帝列諸祀典清和帝進階四品則豈得
 非以東國之民雖有敬心遠而莫致故迎以祭于茲
 而世帝王從以致幣帛者耶於是乎益知神明靈德
 之遍無不在而生民尊信之深無不至哉雖則在東
 與在西者奚擇焉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唯是影響無祈不應無祭不享不其然乎不然自

孝昭戊辰至今茲戊子二千二百四十二年貌矣而
 天子王公自聖武列典清和進階神祖營附
 嚴廟重修凡莫不奉案盛用幣帛以為天下清平國
 家長久年穀豐饒黎民安富有事於此及凡士民之
 有求於社者莫不薦蘋蘩昭忠臣以致如在之敬者
 豈無已時乎苟非甚大神德貫宇宙而無窮者何以
 至此哉澁谷小林某以家世所肅與祝某等議曰神
 明之靈跡與社之所由來昭然於諸記載中而不揜
 則何必用碑為獨國家崇奉之不怵營附焉重修
 焉以祈清平長久海不揚波者幾乎二百年而其至

稱至治則亦前世所未嘗有者也是國家威德盛
 則固然而亦焉知其非有冥祐之者而至此於是乎
 亦知其格也果不可度而亦不可射也即以致無窮
 而唯由是已亦何用探策以卜乎是其不可不以記
 者也遂請余記銘曰
 曰若替古素盞鳴尊天神所化德稱坤元行雖不
 羈仁智維敷狹小新羅降我葦原斷猛除害雄武是
 軒播植起利無國不繁宮室之制巢穴初安草木之
 滋亦可以餐大已貴命草昧之時苞苞宇宙治之
 者誰水母未凝葦牙未披是巡是省肇建國基治汚

可居夷險可蓄遺方及術萬世所資盛哉創業無以
尚之二神所字奇稻田姬一嬰蛇口葵腹有期天
蠅于飛得脫以隨唯史有闕不悉兩裨維德是稱神
明之妃以出神靈以稱神妣是其大者何必他美要
之三宮同德一揆其勲孰先于我大東其尊孰敵地
祇之中自雲之籓于武之鼻西東雖奠一墀一位前
後雖異何源何委格不可度唯是影響莫祈不應莫
祭不享天子王公粢盛幣帑以為清平以為長久年
穀豐饒黎民安富士庶僕隸顛繫及節言采言薦唯
恐我後無遐無邇莫不奔走大哉靈德維其自取

國家已來崇奉特厚 祖宮鳩工 世廟豐蔀 恤乎
閔宮蔭映數畝三百維田永言勿籍海不揚波幾乎
二百雖有威德誰謂無藉既已不度寧亦能射即卜
無窮須不探策此代祝史作記敬白凡百不允視茲
勒石

厨川墟碑銘并引

墟在陸奧巖戶郡南部封内厨川去治城若干里康
平中安倍貞任所據以拒官兵也四大鎮遠跡高藩
為之蔽四面皆平原一大河西北來衝墟東南絕壁
百仞上廣平可棲數萬之兵矣實四塞之固天塹不

可越之要害也夫險王公設則守國凶賊負則亡身
 善哉西河在德之對百世不刊之訓言也安倍氏不
 於斯而終至滅絕悲夫獨貞任雖凶暴乎當事之殷
 感義愛能手解縛救囚者往往而有則非無人君之
 度者又其至衣川敗走與源郎君馬上相接絲亂一
 聯續之如響可以夷狄易之乎且於斯顛沛時寧能
 有從容如是者哉古英雄有橫槊賦詩者何以尚焉
 南部今侯源某公好文一日風景此游慨焉因命其
 臣某某立碑以為後車之誡外臣餘承裕因請為之
 銘銘曰

有壩何在子與之東列嶽擁外洪流注中因天之造
 稱地之雄山川丘陵險阻是窮維昔安氏實是疆禦
 負恃要害此拒王旅唯險不祀德興否沮宜哉強宗
 忽諸一舉獨渠凶暴風度不易感義愛能救囚者二
 馬上酬唱閑雅誰嗣其人則爾文武兼備有斐辟后
 慨然覆轍命碑及銘於此乎揭無或重跡自取滅絕
 亟斯明戒萬古有烈

南總瀋縣長者里宇翁壽頌并引

先是十年余既為瀋水宇君子迪為序壽其大人葆
 聚翁七十至此翁八十猶善食善行聰明未衰則君

又為請重為壽之也。曰：子之善壽乎？吾翁至此八十，猶善食善行，聰明未衰也。不然，十年之間，不為不久，八十之年，不為不憊。其奈燥濕寒暑之不時，疾病顛越之常有，何則？翁假諸十年，而有今日也。者，子實賜之矣。吉凶之於類也，亦猶不見參商之相比乎？得諸已往者，既以子矣。期諸將來者，將誰因焉？願以為例。唯是既隴，又蜀，知其以望無饜，不免誚於君子耳。余謂得壽法，其人必有其所當以得之者。於其身然後以得之也，而非資始之不齊，體有疆弱之異，然後以得之也。又非脩短有自然之數，未始有所營為。然後

以得之也。又非寡欲服食屈伸呼吸，必有周身之衛，長生之術，六氣不能侵，四時不能傷。然後以得之也。曰：仁者壽。又曰：禱久矣。是已。蓋無施不報。天人之際，其嚴乎！則有祝嘏之事，而申之以辭者。於是子矯舉而虛飾耳。何助之之有？翁以一里之豪，賑及鄉隣，而鄉隣恃以舉火者多焉。則不可謂非仁者矣。而好學執禮，老猶恭謹，未嘗有一過。則不可謂禱不久矣。即假諸十年於今，八十猶善食善行，聰明未衰。翁自取之已，余何與焉？其又重為佞之用哉！獨孝子之於其父母也，苟有可以備於愉色者，唯心思所及，何厭繁

緜況出乎其情之無已者乎又何暇論事之當否也
且余於君以久要有兄弟之誼視翁於猶父則於其
有今日也亦不可謂非與有榮施者矣而先是所為
又雖偶合哉而幸見以為有微何得曰再三瀆違其
所求而使孝子之心索然有所不懽哉於是乎乃據
帆丘倉君所為二事狀者采擷其梗槩綴以為頌重
應請云而至如其所謂期諸將來者則翁所積固有
餘而天報未盡也非啻可以所得諸已往之數者為
例而已乎乃余之與有榮施也亦將無窮時矣頌曰
維總之南有鬱茲里四境之內維民所止土沃壤膏

物其嘉矣牛羊澤澤黍稷穰穰孔殷者何是瀟之水
流惡盪穢溶溶瀾瀾海環其表山擁其裏風氣是助
人以老必名曰長者實其是倚俗自醇朴不汰不侈
居好施與習知廉耻不待於教如士君子唯仁為美
擇則知已翁本大姓系乎藤氏先著北越武功是以
子孫綿綿稱宇佐美中葉雖微不至絕祀自來爰居
數世于此服農及賈家以富起雖多豪宗曾莫共比
翁繼其業益以不貲鳴鐘食鼎幾乎千指聚斯散之
亦唯是理賑及鄉隣多恃湘錡先公後私每自已始
赴急趨難無問臧否凡民疾苦唯身瘡痛必喪鬪爭

寧肯俟履澆季承敝頗亦華靡入則梁肉出則紉綺
 我獨奚擇脫粟布被躬自節儉有以厲咎越見其略
 一何卓詭訟之无青薄言之否邑人三百桎梏疊疊
 乃代造曰謀始在是不須煩眾貫一人耳儼若獄庭
 不憚尺筮一邑繫桑父母孔邇吏為辟易莫之能禡
 曲直何在—此—彼我終得復如所入矢千里急灘
 海舶所駛覆沒日幾非禱可徙奧羽出糶東都之市
 不計其數萬億及秋須臾颺起不及回視如山如嶽
 於是乎委乃曰泊所於我可揆壑則有地港則有船
 受斯藏之避暴休趾雖則出險可歸以底且我矜寡

鮮有兩序幸利有遺稍潤似此一墖如—寧患沙甯
 今則為病後思可竝偉哉策也誰不拊髀議則阻格
 猶足垂史今年八十未衰且毀豈弟君子老益樂只
 諸男列前不議而唯行也隨杖坐也侍几珍羞不置
 籩豆簞簋和以芍藥滑以滸瀝好學執禮蓋亦繼軌
 肅雍之色有熙橋梓飲酒會社不棄拜跪有客在門
 靡不倒屣鄉黨所尚維德與齒恭謹如此愈見巨企
 仲也吾友博學儒士官游有方既此顯仕能無傷遠
 于岵于屺乃此生辰重謀無似命也天只致恒由已
 曰仁者壽聖言豈秭我禱久矣無隱乎爾雖曰有之

寧佞是恃况既有報以茲介祉自今所享無限其紀
唯是情至無擇拙技刺乃榮施有踰金紫聊此蕪穢
祝辭是擬庶幾信誼無違孝旨

連山樓說

余嚮游林大豐高阡之樓見有扁題問即是也友服
仲英嘗一日風景登眺於此所製也筆勢飛動風神
如生知其得諸酣飲興發之餘也而其曰連山則豈
得無不以樓西南距海上百里房總之山並領列顛
競起爭出突兀若古佛之露螺髻要妙若美人之掃
蛾眉聯綿逶邐鬱鬱蒼蒼橫互數百里之際周遭如

堵牆屈曲如屏風或正面或斜施吐雲氣銜海水朝
暉夕陰千態萬狀莫不呈奇於此則為樓之大觀乎
可謂稱矣獨余與仲英游習其為人殆乎三十年思
念特深其所著詩若文未嘗不以有味可以見耳是
其安知非更亦有意以寓諸此者也夫連山於易為
純艮彖曰艮止也時可止則止時可行則行動靜不
失其時其道光明夫艮之時義大矣哉象又曰兼
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蓋謂止其所止而不願外
也所止者何所謂善也故仲尼於綿蠻之詩曰於止
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哉是之謂也且山上有

山於文為出也亦謂其出彼止此則與象互相發揮其義也今夫大豐隱市不仕不遷其業不離其舖藥不二價兒女莫不知其家坐以其所出日救人以千數者幾世時則承平人自重不敢漫動以進取義則君子躬自慎未嘗不以言行相稱則豈非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耶乃題之以此者其亦在斯歟蓋於其所朝夕者寓意以欲大豐之永守而不失先業其道益光明也仲英之遺厚於大豐也可謂能近取譬者矣或曰彼其救人雖多乎以自植產耳何足以稱善哉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而猶且有慎於術焉且彼

二價則已苟不二與者不以惠取者不以德不云至德無德是以有德乎凡善孰有善乎有德者哉宜乎其家僮僕千指擊鐘而食於素封也是之謂積善餘慶矣今茲大豐罹災樓下芥不雷而此獨以先師之手筆歸然得不與玉石俱矣夫大豐之嚴事仲英也手澤之所存雖一木片尊奉如此其於所受之大者可知已宜其孳孳日夜匪懈於學也即所謂光明其道亦將於斯乎在又何言唯是或有未潛心於斯而徒以為以其所朝夕者則淺哉其有取於此也於是乎索其所寓為說言於良以贈之詩曰他人有心我

忖度之九原可起仲英且領况今以百歲之後魂魄
或游此樓乎余則歷宿草之久未嘗不戚焉於此云

游仙詩什引

游仙之什若干篇郎中諸君為春卿水君約頌其六
十也君亦若而人也奚取於仙蓋取諸不可知也取
諸不可知也何如夫東方曼倩當在漢帝前與左右
諸郎日相嫚戲以取寵也一滑稽之臣已誰知其於
閨苑偷弄之人而在此也故曰以貌取人失於子羽
况跡乎君以好古經術仕在藩也入監府則官常侍
是當出領兵則位執戟可擬而其所能書足以上公

車詩足以卒拍梁又見其以暇日與文學諸年少弄
筆翰相難答至有稱以狂者則金馬之跡蔚焉將何
以知其非神仙中之人也蓋可知也天地之久為有
限唯其不可知矣亦以推算云今茲以歲星所在適
與南極相接真人開壽之象不俟太史奏則諸君以
此為君又有不可誣者矣

告大孺人文

孤生之初母尚無為孤生之後母逢百羅君子于彼
動輒踰暮歸則以疾靡有起期翹翹予室誰可共咨
其豈無子有與無侔伯以惜癡孤好學游家以顛覆

身將何投維此貳室賓饗以優甘醴必備膳羞必視
 有子如是奚必出已孤離膝下省僅再已母嘗謂孤
 可進於技唯爾敦業母吾以也言猶在耳嚴乎斷機
 初以為然終有覺非我有一母它人之依以母則慈
 以孤則違乃以筮仕抱關擊柝吾道艱難動以拊鑿
 授經以居于江于洛豈曰共之束脩之薄爰方委質
 于此代耕軒彼板輿駕言欲迎老且病矣申之以情
 瀼瀼者露有憚遠行繼以鼎養棄鄉何之甥亦復曰
 安我至茲自茲以往更幾日居唯心所欲是其從之
 即以為壽唯書之託願加之年以存為樂期之者幾

溘捐惟幕當其聞病告之以急繫我者身其如在繫
 繫猶可釋奈其無及猶幸有一是于其十乃吉無并
 唯訃授立母也天只曷暴棄孤不見十年永訣須臾
 知其如是寧不早圖是孤為之辜能可連母今何歸
 我父提挈穀則同室死則同穴木若以美維甥為悅
 養既以全展寧有缺孤也雖藐迓魂于氣豈敢謂母
 因子則貴聊亦士服以奠薄味庶幾母心以此為慰

哀辭

薄寥廓以竊闚兮包兩儀之鬱伊胡往來之不窮兮
 將消息之無時日月之迭而明兮隨晝夜以盈虧兮

木之區而別兮，逐春秋以榮衰。臨流水而太息兮，歎
逝者之如斯。效萬物於芻狗兮，寧天地而有私。惟人
生之無族兮，棲朝露於權枝。各瓊蘂之無徵兮，恨芳
年之難持。候雁嗷以南翔兮，白日忽而西馳。悼佳人
之不淹兮，適捐我其安之。幽州之漸將芳兮，逢勁風
而俄萎。奉辟公之遺體兮，儲邦國之受丕。色溫潤而
如玉兮，銜美質於無比。心惻怛以愛人兮，好懿德於
秉彜。誦詩書以尚道兮，陳翰墨而為嬉。安可洽於自
然兮，進退無忒於儀。慣不選於從容兮，周旋有中於
規。致察於不可廋兮，誠君子之所宜。吾託義於君臣

兮，又辱契於師資。維執禮之過優兮，允敬業之不移。
大不耻於下問兮，多靡及於周咨。兼有犯與無隱兮，
寧不告以所知。反三隅於舉一兮，命俊傑於岐嶷。亶
後生之可畏兮，顧衰劣以忸怩。苗已秀以將實兮，庶
得獲於所期望。日夜之所息兮，幾助長以何遲。豈奉
養之不慎兮，嫉造化之我欺。溘斯人之云亡兮，恐社
稷之或隨。魂遙遙以長往兮，夢茫茫而徒疲。山河邈
以阻脩兮，滄海渺而無涯。倚淒風於空閣兮，對夜月
於虛帷。認音容於彷彿兮，侍影響於在茲。暫命我以
登僕兮，往將駕於六螭。壯鈞天之廣樂兮，誇帝居之

巨麗固登仙之可羨兮，覺浮生之為累，願須臾以有請兮，恨幽明之異遠，乍相失之忽焉，予將焉從而授綏驚交接之無端兮，傷流光之叵追，指落景於虞淵兮，徒搔首以躊躇，懷平昔之殊遇兮，悵深感以長思，歲悠悠以將莫兮，老冉冉而增悲，逢命之不于常兮，將先而獨見遺，羞衰容於枯槁兮，憫勞心之孤危，慘末路之難終兮，榮顧影以漣漣。

石蠡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一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二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衡孟玉輯

而仲景也，今不論其姬路與滕桓、子帛

東都或盛，芳子蘭同校

館林石蠡子彭

雜文

題張仲景畫像

高冕大帶，畫衣朱紱，云是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是耶以其所能方技稱神也。後世鑿家者流，以其所

著之書為金科玉條至圖畫其形像以祭諸其位則
 豈不盛哉獨凡太守稱共理之臣入則與參佐論政
 事議法令出則行春勸農桑問疾苦以宣天子之德
 意其餘軍興繇役詰盜斷獄固其煩劇何暇及他况
 巫鑿之事尤其末者乎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
 俎代之久矣且雖巧乎誰能左畫方右畫圓而兩全
 而仲景如此今不論其事之與服稱否苟非有大過
 人者何以至於斯哉余獨憾仲景有大過人者如此
 而獨於太守不有一善政之稱職從龔遂侯霸之輩
 見於青史而徒以技術之士稱於後世也夫仲景以

有大過人者如此豈無有一善政之稱職足以辱青
 史者顧以其所能名高掩之耳若然則又盍與許揚
 鄖王之輩於其所能循吏方術奚擇焉曰無亦以大
 守貴倨奪之乎故君子務立本害攻異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是之謂乎惟仲景者亦為神農之言者歟折
 肱以臨何以異乎並耕而食蓋其言則足以矯夫象
 箸玉食以天下奉一人託古今之通義厲百姓不顧
 四海困窮者其事則足以懲夫共理自崇曰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刀圭之役我何與陰陽舛錯道瘞
 相望而怒焉不肯問者矣則豈可曰神農之言非先

儒之所取廢其功德於民者況以其所能師於百世澤及永永者乎其祭也豈翅擊家者流雖廟食所在亦可也

書猿橋圖後

余每聞人說峽猿橋之奇未嘗不爽然自失而及觀其圖再自失則其奇非特嚮所聞於人說者而已唯未知其親見之也其奇又非特今所見於圖者而已而三自失耶否耶耳一壑廣數十步袤數百步而滾水際上達數十仞下達亦復數十仞而崖壁立如削都無縫罅處則云通底一大石之鑿成渠者蓋所謂

天塹也橋自兩崖累巨材以次出端如尚椽積至中流上合不柱而成其法甚巧也傳曰初有猿架之因名焉殆鬼乎似非人智之所能及者矣望之若虹蜺下欲飲潤者而人行其背宛在霄漢上其視下也蒼蒼者水耶杳乎不可極矣是其大較也誠可謂奇也然是特一橋之奇已若乃州之在海陸諸道間環山帶河獨稱四塞之國也以其五穀所生膏腴之地達四境而無不豐饒而絲蠶牧馬之壤又牙制而其利自給有餘則波及殆遍海內苟畜士民庀器械西垣白嶽南塞佛嶺天目以為城桂水以為池而東燒

此橋以保之者雖秦據崤函之固蜀負劍閣之阻無以踰焉即以天下之勢環而攻之亦不可奈之何耳則豈不一國之奇乎余於是乎不俟親見猿橋而既三自失云易曰王公設險守國不其然乎然亦曰在德當武氏之於焉而擁五國之衆以周旋譬猶火燎誰不避其炎者唯是二主之欲速動出師唯敵是求蠶食不已志在席卷即先主之雄畧以其善制軍用兵終身無大敗績而奈何後主不再振卒至身沒社稷殉之則豈非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者乎嚮使二主非唯險之恃而擇道而行待時而動湯七

十丈百里而興豈不惜哉余因觀猿橋之圖乃有慨然於峽有要害之地如此者而武氏之不終也於是乎書

題重修坂上系譜後

此是根本某家所藏坂上氏系譜也蓋歷年久而韋將絕則某為重修之以示余曰吾家雖有此籍方今大夫世祿士之子恒為士分既定家不可以暴起則當此中葉吾持之將焉往雖然使子孫知其所繇出而人人自重以有待於時者舍是何賴以子之辱在姻婭之族也於其所以相謀以傳諸後使子孫永奉

勿失者豈無意哉余受讀之歎曰嗟乎邈哉覃施之遠縣縣至今不已也苟自非聖人之澤何以能若是哉其引自漢帝乎劉自陶唐氏之後夏有累者商有承韋氏周有唐杜氏以及於有漢則其源益遠矣其在

東方則利仁以徂征之勲進階有似於大禹之服苗淨野之以鳥育之異開先可比於后稷之基業又或有以詠歌起家名者或有以掌故與朝政者而出於其間乃不一其德而各以其所能顯則可不謂盛哉夫天下人民之衆豈不多為帝王公侯之後者而世

次一失莫復可尋卒不知其先何人者亦未嘗不多在其中也抑源之不深其勢中道窮而莫能續焉歟將唯流是從不知汭之所致歟不亦傷哉坂上氏於今日聖人之澤固有而子孫又能相承世繼其志而不忘宜乎其縣縣不已若是也吾聞功德之後必有興者况坂上氏聖人之後而其盛如是哉其必也如示諸今日耳但此譜在焉足以為文獻矣其之為可繼也在中葉能上有懷於先德而下有期於子孫是為貽謀也其志之可嘉也豈徒繼云爾而已哉余既嘉其志矣而余多羅稱箕子之裔則亦上繫於

成湯久矣而當我晚近兵亂之際一二有不覈者在於今未質之則不能無感於此譜也於是乎書

題義臣大石氏書後

始余觀所謂義臣大石氏者之書其較義甚可愛而無有一木彊武夫之氣也以為是非其所為也夫大石氏者與其黨四十六人一朝刺□□之君復眠父之讎死以報其主於地下則慷慨立節古國士豫讓之流亞已何得又有文雅君子之風如此者耶蓋思而得之是其所以為大石氏歟方其枕干窺隙之間潛行如避愒遊示廢忍性待時曠日持久乃能使讐

不動不驚夷然居之而至忘為之戒竟得提兵入卧內三躍達之其身者雖謀則然而有非唯剛不克柔從事於暴率之間而不顧成敗者之所及者也且夫四十六人衆矣而率之以義使各見死如歸一心戮力無變其志受誓奉約唯我是視以濟一大事則亦可以觀其人也苟非有德者何以得其始應之也以響而其終從之也以影以周還乃如此其豈可曰相為而謀則固然已而不歸多於其率之者乃焉知其發於外者之不亦在於此也木史公以容取人殆失之子房余於大石氏之書亦云

題南郭先生畫馬圖

凡書畫有不論巧拙以其人取之者則或名德或勳
 貴乃其所獲唯尊奉以藏之而名家不與也此圖也
 是為南郭先生所為也其以為巧乎余豈敢知之其
 以為拙乎余豈敢知之唯是高遠慘澹氣象自別不
 知與杜少陵所謂寒空煙雪者何如乎其品蓋有雖
 名家猶不可及者云先生以天下文宗名德於一代
 也固當不論巧拙尊奉以藏之矣况其品又有雖名
 家猶不可及者乎其又豈可與尋常所獲而藏者同
 之也

題莊子謙芙蓉圖卷後

大匠世人為芙蓉之圖無巧拙唯其所瞻方隅之從
 則渾然如覆椀已即有形槩亦限以三若四而所謂
 八者且不有具焉則它可知也乃何以有本支辨朵
 內外分輪指壁於掌則削成上絕引繩下盡接顛於
 眉則巖厓相依坏陁相屬而級之所由梯之所設神
 池水井金窟石室備錄而無遺如此者哉斯知無不
 善畫者莫能圖也亦唯匪躬職是之由子謙史才自
 許志期名山久之其預相藏策之府者何難焉獨造
 物之因嶽瀆示奇豈有意於秘而舟車之所不至不

能_レ使_レ民_レ知_レ之_レ則_レ此_レ役_レ也_レ可_レ以_レ配_レ贊_レ化_レ矣_レ且_レ子_レ謙_レ於_レ文
 章_レ固_レ亦_レ不_レ出_レ戶_レ而_レ既_レ小_レ天_レ下_レ矣_レ又_レ何_レ待_レ之_レ有_レ然_レ司_レ馬
 氏_レ上_レ下_レ數_レ千_レ歲_レ特_レ出_レ乎_レ登_レ窺_レ之_レ後_レ豈_レ謂_レ不_レ有_レ助_レ之_レ者
 其_レ元_レ氣_レ之_レ發_レ構_レ思_レ與_レ不_レ然_レ規_レ模_レ如_レ彼_レ何_レ其_レ弘_レ哉_レ則_レ其
 得_レ力_レ也_レ亦_レ將_レ於_レ斯_レ乎_レ在_レ矣_レ余_レ以_レ操_レ觚_レ從_レ子_レ謙_レ游_レ所_レ以
 併_レ及_レ也_レ附_レ記_レ及_レ詩_レ先_レ是_レ即_レ有_レ之_レ亦_レ皆_レ鄙_レ俚_レ而_レ存_レ乎_レ簡
 編_レ者_レ已_レ則_レ笑_レ蓉_レ之_レ有_レ作_レ述_レ亦_レ是_レ為_レ創_レ非_レ意_レ圖_レ云_レ

題服仲英文集後

服_レ仲_レ山_レ將_レ刻_レ先_レ人_レ仲_レ英_レ氏_レ遺_レ稿_レ也_レ以_レ謁_レ余_レ泣_レ曰_レ先_レ人
 以_レ無_レ以_レ假_レ我_レ故_レ所_レ著_レ僅_レ是_レ已_レ以_レ先_レ生_レ辱_レ與_レ先_レ人_レ游_レ也_レ

不_レ敢_レ不_レ告_レ為_レ之_レ如_レ何_レ余_レ曰_レ何_レ傷_レ子_レ先_レ人_レ以_レ此_レ風_レ靡_レ海
 內_レ操_レ觚_レ之_レ士_レ而_レ海_レ內_レ操_レ觚_レ之_レ士_レ至_レ今_レ思_レ慕_レ如_レ渴_レ然_レ且_レ
 不_レ朽_レ又_レ豈_レ在_レ多_レ乎_レ及_レ刻_レ成_レ乃_レ題_レ其_レ尾_レ曰_レ世_レ之_レ月_レ且_レ者
 有_レ目_レ我_レ仲_レ英_レ以_レ長_レ松_レ下_レ清_レ風_レ者_レ是_レ其_レ人_レ徒_レ自_レ想_レ像_レ以_レ
 謂_レ必_レ當_レ有_レ之_レ耳_レ豈_レ能_レ知_レ仲_レ英_レ之_レ所_レ以_レ為_レ仲_レ英_レ者_レ而_レ爾
 者_レ乎_レ蓋_レ仲_レ英_レ於_レ述_レ作_レ欲_レ別_レ自_レ出_レ機_レ軸_レ以_レ為_レ一_レ家_レ者_レ耳_レ
 嘗_レ曰_レ苟_レ有_レ得_レ於_レ我_レ雖_レ家_レ風_レ所_レ不_レ必_レ守_レ也_レ我_レ雖_レ不_レ肖_レ豈_レ
 至_レ步_レ趨_レ不_レ能_レ自_レ施_レ徒_レ從_レ人_レ周_レ旋_レ以_レ此_レ為_レ不_レ墜_レ家_レ聲_レ乎_レ
 則_レ其_レ志_レ可_レ以_レ觀_レ矣_レ蓋_レ仲_レ英_レ方_レ館_レ于_レ郭_レ翁_レ或_レ有_レ以_レ難_レ於
 為_レ後_レ者_レ故_レ言_レ及_レ之_レ也_レ爾_レ余_レ嘗_レ過_レ其_レ房_レ於_レ几_レ上_レ見_レ有_レ端

明集乃亦知其於文不必漢於詩不必唐將集衆美以成大者也而退省其所為文不必漢未嘗不漢詩不必唐未嘗不唐而二者雜諸宋未嘗隨宋則雖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風矣唯是律來夫子序郭翁稿於其詩曰刻意于鱗豈弟過之余於仲英於郭翁亦云而尚之以雋永有味則不翅豈弟過之是仲英之所為得於我而無害於為一家也是其風故泱泱乎者而仍之以穆如可以慰懷則豈可以颯爾稱快者擬者乎余不欲使世月旦者不知其所以而徒以其臆上下人者置喙於我仲英所以有此贅也

野子賤文集題尾

自徂來先生唱古文辭海內風靡之士仰李王如日月而諸家皆蔽焉即大家如韓柳猶如茂如也則可謂高矣而從二子於其所好學之則步步趨趨唯其似是先甚則襲取其句語以成篇章謂技盡於此莫以尚矣高則高矣唯是株守一家不博涉於諸家則譬猶蝦在斗終日趨趨卒不能出其域枯而後止耳矣且夫苟唯似是先無自立辟恐駢故失之有如邯鄲之至蒲伏而窮者也識過師猶有讓之德况出於其下為之奴隸者乎魯男子之於柳下惠其謂之何

有曰學李杜不如學盛唐旨哉此言也豈唯於詩而然於文亦云庶乎有以成哉夫然後有謂我為無特操者亦所不恤也往年與江中野子賤論此事稱同心焉子賤西歸積思數年時以其所著見示初范然如所無據者而三復之鮮所不據與往年所與論有合焉顧勿論李王即韓柳諸家布在方冊子賤焉不學蓋擇其善者從之追琢以優為之所以渾然無痕也宜乎無偏無黨有以自成也余嘗度琵琶湖舟中回視叡嶽諸山謂江中之勝如是其奇秀氣所育世亦不乏人傑而猶於文士未聞其人何鄙孟子輿氏

曰五百歲一命世出方今距淡海公一千歲以其時則過倍終無有乎將有待於今日乎豈獨有愛於秀氣也子賤於此業顯也其於淡海公雖不及命世之期而亦豈不當子雲於千歲哉今茲集成以同心故微言余余既嘉其不負往年所與論又壯江中之勝於文士亦遂不愛其秀氣因為題其尾如此

題澤生景瑞帖後

余於和人之書未有見其能似華人者也以為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及閱此帖初見以為是摸古人耳而讀到其所為人姓名則即澤生景瑞也則不翅

似焉云爾而已者也。蓋天之生材，曾何所擇？乃知嚮之所以為無有者，非也。生之有請於余也，無乃為之賣重乎？冀北之駿，何必待伯樂增價？况余於此技，不能別牝牡，寧能為之高下乎？則為言嚮之所自誤，以為無有者，與之。

題張瑞圖書後

張瑞圖者，豈旭之後乎？尚矣其家，以書名也。此一揮灑，比諸他作，特為奇絕。題曰醉書，其然不然，何以能至此乎？其無亦既醒，自視以為不可復得者乎？是其相後千百年，亦可以以繼踵配其祖之顛，何啻得少。

年上人於一世，以比肩並稱之而已。

題四先生文範尾

此書之刻，余有未能信者，而猶豫焉。持以謁南郭服子，服子曰：是烏知非焦生以名高之故，而適蒙誣禍者也？雖然，文則四子刻獨奚傷焉？是言也將葑菲此書乎？今夫明文之乏於采擷，人思服以求之，而不可得也，則亦有菜色者矣。夫乏則不暇擇，不云饑者易為食，采苟可，筆也薄，言有之，何以下體？且夫四子之文，莖乎一代，所謂元氣之精，固復此都者乎？乃令何童效之，而有不合圖若謀者，則與療飢於遼邐之地。

者固又非無擇也而采擷非其人也亦有不足恤焉者矣若然則此役也雖獨為未深指於明文者而電勉乎一時之急也而至察四子大羹亦將於斯手在乃畜以禦冬則不比予于毒者也亦唯籍服子之言為之德音云

唐詩類材題言

甚哉季崑之嗜學之於滄溟也滄溟選唐詩唯曰唐詩盡於此而已何曾逮其材哉蓋無論其於詩至也爾之力而中也非爾之力即苟求其勝任者是尋是尺何藝林不可用之斧且夫攻其節自矯其屈曲樸

斷之丹臚之以施諸大廈乎寧有不得於我者哉將何事於斯也然既曰詩盡材亦豈有不精良者雖亦謂之曰盡可也夫為唐詩者先要其似唐要其似唐則先自其材入已自其材入已則亦先從其盡者已解栢梁用其所施為臺而有不似栢梁者哉乃於斯藏脩游息見異物不遷夫然後欲不唐而不可得也正使以取之不泛故有艱於結構則唯學非不優之患而不苦之患蓋不苦志亦不固尺蠖之先屈固以有期蛾子之時術奚必多土則與其進取之無繩墨而有遺於近不如退守之有約束而無失於遠是謂

時敏脩來乃焉得徒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使初學始無特操也是乃季崑之志而此冊之所以作也亦唯勸滄溟芟苴之意為之程限也為凡為唐詩者軌其步趨者爾其豈不足以為選之羽翼者死而有知滄溟亦將為之頷焉若夫唯尋尺是從攻其節目矯其屈曲撲斷之丹腹之以施諸大廈而遂無事於斯則是特在既唐之後而非今之所論云季崑曰窮鄉與兒輩私之於是乎所以公天下矣

讀某氏得藥石記

余讀某氏之所記其事既奇而至其以所得石藥起

母之疾奇之又奇雖有其物微其人無以辨其能雖有其人微其物無以見其術可不謂奇哉然此特有其氏之術而後其奇可言也不然以其所偶得於路傍未嘗試施者一旦投諸其母而不疑誰敢即投而有中猶之僥倖徒將不免於為以其母嘗其術耳故曰有其氏之術而後其奇可言也

管相公論贊

管相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乎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生榮死哀神而奉之至今八百年如一日而無士女
無長幼凡操觚者無不尸祝以事之也唯恐齊奠之

後人則惠澤之浸民深且遠矣蓋以其所尊信我
 東方自生民已來未有盛於斯者也苟非至德何以
 至此哉唯是寵極讒入雖聖人所不免也公之居西
 何以異於周公之居東乎無論忠誠動天風霆示威
 何事之相類如是其奇即舟人解纜為席以捧則九
 罏之袞衣如親見也種樹吟詠徘徊其下則狼跋之
 赤舄可以想也獨奈何周公否終而傾則以成王之
 幼三歲躬迎復諸攝位而公明夷不反則以
 延喜之聖曠日未覺遂薨謫所也豈不命哉然無幾
 追崇配諸上帝社而祭之凡 國家有變無不用幣

焉斯獨不可以易躬迎復位者哉且夫以今觀之嚮
 令公再踐朝不過統天下之綱紀稱為一朝之名丞
 相耳何以有敷化自西偏始被于海內而民尊信之
 如今日者乎則亦以木鐸也寧亦以一時之寵奪百
 世之榮哉於是周公奉襁褓之主定一代之典以有
 勲勞祭之以天子之禮樂猶有孫碩膚焉蓋周公孫
 碩膚而後我 東方有人可以抗彼冀方矣大哉

關羽贊

龍逢之裔字曰雲長股肱蜀主經營四方恩如兄弟
 寢則同牀相隨周旋艱險備嘗莫謀不用莫軍不將

初領徐邈後守荆襄威震華夏風加我鄉一揮青龍
 百萬莫當孫權迎節曹操避鎡况其餘敵寧不奔僵
 天厭漢德先奪之良懿濟行間芳仁構殃臨沮之覆
 誰知否臧雖有孔明比諸獨陽恢復將成誰共摧剛
 割據遂已英雄所傷英魂為神威德茲揚新如日月
 欲共爭光稱帝祭社降祉穰穰庶幾不射永惠我氓

神農贊

珠庭日角其相則幾握草且銜其事則依牛首人身
 饗飧而治傳其言者是耶非耶

又

饗飧治天下為其言者既不倫人身而牛首傳其形
 者奚必真唯是耒耨之用以教生民醫藥之治備嘗
 苦辛其是以為上古聖神與

老子贊

立道德於不爭而巧論兵黜仁義於絕學而詳說禮
 有餘不足既莫定其所教有與無歟乃焉知其所體

聖像贊

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儼然聖容如在如在如存自非化遍
 華夷而無隔道亘古今而不悖安得萬里之外百世
 之下遇之如旦暮仰之如日月也

又
衮冕九章王者之服求之與與之與亦唯有以得之也其諸異於人與不然何有百世之下榮之也乃如此其猶生也

又

高則日月大則天地忽焉卓爾拔萃出類贊之稱之能近取譬百世之下雖有智者其亦誰敢所置其前

又

所謂仰之彌高者豈在會繡衮冕王者章服之所能擬乎然非此無亦以儼然人望之則誰謂唐天子不

尊聖人也

阮咸贊

始乎太宇竹林之賢處世放達物莫能遷唯於聲律是其自然創造不窳足以自宣體如日月絃懸流泉琅琅半韻於爾乎傳

嚴子陵贊

天上客星人間狂奴既犯帝坐辭歸江湖羊裘一竿皤皤眉鬚釣得榮名萬古攸圖

張果贊

維此胡蘆何有何魚瞬息之間迸出騰駒不揣於本

唯未是趨幻耶怪耶誰知其符

寒山拾得贊

有而不有，何所用掃，至而不至，何所用指。

畫虎贊

其目眈眈，其足蹶蹶，切忌近前，恐將為噬。

及川隱君贊

閱閱之曹，游宦在奧，嘗為郡吏，政先無告，躬自節儉，以懲惰敖，趨急甚已，仁義是道，視民如傷，莫不覆幬，事親以孝，其是深造，中年解綬，竹杖紗帽，惟有山水，不失所好，多子偕貴，陰德陽報。

木邨孺人贊

生好懿德，出配循吏，婉婉貞心，乃仁乃義，以輔外政，以主中饋，貧素是安，井臼是勤，是以孝享，吉蠲為饌，琴瑟靜好，不改樂易，夫婦同德，吉祥善事，七男二女，是帝之賜，餘慶不知，積善所致。

雙龍圖

一陞一降，相從以類，澤靡不遍，雲行雨施。

硯銘瀧鶴臺，所獻小泉，炭赤馬海石，所製云。

琴斯片石，磨之不磷，海於是產，席於是珍，義人之貽，君子是親，感德大業，遐不日新。

硯銘

不言堅乎磨而不磷試諸爾質省諸吾身

佩墜銘併引

大同竹者攝州山田民屋所出蓋其椽也因大同年中所伐呼焉以其宜造簫笛及諸玩器世固尚之且以其千年內外物人獲之以為靈寶云令千種君行縣獲之斷少許賜門下士西江山人者山人又斷其二寸許遺參州岡崎國伯機使之製以為佩墜伯機善余請為之銘銘曰斷竹為墜不以其長佩以出入可辟不祥

石金氏古鏃銘并引

與人石宜明以其家所藏古鏃并其記屬余銘曰是數世祖宜常者嘗在峽時所用以射甲者也案記宜常事先主以挽強聞先主欲試其能一日命躡甲於太石步許地以待焉宣常乃抽一矢從容以進一發貫洞汰着石鏃入寸餘先主稱善賜氏石金以賞其能也鏃刃長三寸廣寸餘漸殺至鋒中腹開一竇形如圭而狹下其長廣各三身居一鏃長八寸重四垓其製蓋世所謂腸觿者也古色慘澹余觀之爽然自失想見其人因為銘且傳之以言曰古之射甲貫札

者楚有養由基我有源義家至今稱之不衰而猶未
聞有末力至穿石者則宣常其能為人之所不能為
乎然此猶是巧藝角力之士所尚而一旦應卒以服
衆者已君子胡不猶猶爾聞之宣常至後主時不遇
終太居奧瀨上戒其族勿仕曰吾雖不遇故去然不
得身赴國難以死而坐見後主身歿社稷從之者豈
其本志也且吾縱得保首領以斃而何面目見先主
於地下哉則未嘗一日忘舊主乎即後主忌克先主
所遺故臣多矣終以至取滅苟使之中悔反之共謀
再舉者軍未必無復振惜哉武氏亡峽士或歸順

國家或散仕諸國富貴傳諸子孫以至今者何限况
宣常太則君臣之義既絕於是乎苟使之自為謀者
峽一流兵法何主而不可干而又何憂爵祿無以榮
子孫而乃何不可而不事二氏之義至戒及其族也
是為其能為人兩不能為之大者乃最爾巧藝之末
何足以際其人乎蓋宣常有節義君子而又多力云
夫人之興也鮮不用先德者而石金之祖有若人而
其所尚如此即子孫奉遺戒至今為庶人豈將有以
有義之後而興者乎此物在焉既已為之蒿矢之鏃
也久矣豈不亦有招之以弓者哉亦將在其人矣宣

明字子誼好學有節槩從余游者也銘曰
 百鍊之金昆吾所貴應卒尚起觸機而動既命之所
 無發不中摧剛破堅亦力是用徵於興後德為之重
 石耶金耶永言不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石叢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二

